

2006 年 10 月 23 號 星期一

把義工當罪犯 將扼殺社區體育活動

網球教練指出麻煩的規定使義工退卻

Dan Travis 原著，義工 Rex, Jack, Claudia, Six 翻譯，何春蕤校對

義工是兒童網球、美式足球和英式橄欖球的活動支柱。這些非正式的社團根植於社區，透過當地居民的客廳來運作。

我在英國當了十年的網球教練，但是過去幾年裡，我發現義工的熱情已經被不斷擴張的保護兒童規定澆熄了。

有意願擔任義工的人現在必須先通過犯罪紀錄局既麻煩又昂貴的審查，這項審查將隨著極有可能通過的「弱勢人口保護法案」正式成為法律的必要程序。不依法配合，就會被處以 5000 英鎊的罰款。此外，國家兒童保護協會還提供一百頁的指導手冊，詳細說明成年義工應該如何與他們負責指導的兒童相處。

持續增加的規定，意味著成年人會越來越不情願擔任幫助兒童的義工。有些成年人對我說，這是禁止他們指導兒童。他們對這些新規定反感，完全不想辦理這些繁瑣的手續，最終也就不想再當義工了。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感受。如果我需要列出兩張清單說清楚我在警方資料中的記錄，還要參加一整天的急救課程，並學習以最適當的方式和兒童相處而不被指控性騷擾兒童，我也會卻步。

最近，一位義工想要跟我一起工作，但他必須先向犯罪紀錄局申請三份審查。一份是給我公司的紀錄，另一份是給他準備要去工作的學校，第三份是針對草地網球協會。每一項審查都需要超過六個星期的時間，也就是說，這段時間他都無法指導那些小孩。

這件事情絕非特例。有幾位義工曾經在一個體育營隊裡跟我一起工作—幾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想要累積經驗以便日後取得教練資格。營隊開始不久，委員會代表來了，說是想要問幾個簡單的問題。這幾個「簡單的問題」其實是要考驗我對團隊成員的了解：「那個人是誰？他們有什麼資格證書或執照？他們在警方做的審查結果可以給這些小孩的父母看一看嗎？」

這件事搞得那些年輕人神經緊繃。你可以察覺到他們與小孩的互動開始有了變化—他們非常小心謹慎，詢問我意見的次數遠遠比之前來得多，深怕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義工本來就不是專業人士。但是對這些非專業人士抱持懷疑—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一櫃子由犯罪紀錄局簽名蓋章的審查記錄—就是腐蝕體育運動的基礎。再這樣搞下去，那些一代一代撐起業餘和青少年隊伍、社團、組織的熱心好人都不會再來了。

就運動本身而言，它對年輕人的人生有很正面的意義。運動提供了這些發展中的身心一個安全而又振奮的所在，可以考驗自我，操練策略。而往往那些平凡而不甚夠格的義工，單憑著他們的奉獻精神和本身對運動的熱愛，就可以幫助青少年達到這個目的。

面對持續增加的規定，想要成為義工的人並不會大聲抗議，而是默默的退去。要是被視為有犯罪嫌疑，誰會認為自己受到歡迎？有多少人會因為這樣的挫折而放棄當義工的機會？很不幸的是，只有在那些促使大眾踴躍擔任體育義工的社會聯繫全面被腐蝕的時候，答案才會揭曉。

是時候我們應該站出來反對這種盲目擴張的審查，以及對指導兒童的成人越來越多懷疑的趨勢。我已經在宣言俱樂部網站上簽署了反對「弱勢人口保護法案」的線上請願書，你也應該加入連署。

Dan Travis 是一位網球教練，也是宣言俱樂部線上請願的連署者之一。

延伸閱讀：Josie Appleton 的《抵制審查》

轉載於<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1975/>